

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纪念巴黎公社革命120周年

郑 昌 发

1871年的3月18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120年来的国际风云尽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全世界无产者和人民大众,却始终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先驱者们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开创的光辉业绩!

一

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于世界,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世纪初及其以前,处在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一种科学理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展现在一系列国家之中。

19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少数国家刚刚建立之时,它所固有的弊病就受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圣西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痛苦、灾难和死亡之上的社会;欧文则把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制度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三大祸害。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同时,还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极其美好的设想,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是,由于这种思想体系是产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①所以,这种社会主义“还带着纯粹空想的性质。”^②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之一,在于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了深入地分析研究之后,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③结论。这一科学论断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向人们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从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组织和政党的发展状况中得到证实。

1847年,当马克思、恩格斯改组“正义者同盟”,建立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整个欧洲只有7个支部、400多名盟员;1864年9月第一国际建立时,它在欧、美、非三大洲的18个国家建立了支部,拥有会员40万人;1889年7月第二国际成立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到20多个国家,有党员300多万人;到1919年3月第三国际问世时,共产党已遍及76个国家,拥有550多万党员;现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共产党组织,有近9000万党

员。“共产主义的幽灵”从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徘徊”，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全世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这显然是历史大趋势的结果。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产生，又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871年3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巴黎无产者，用暴力一举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次革命开始实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任务：“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④巴黎公社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府”^⑤，在70多天的时间内，就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系列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措施，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正如马克思所说：“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努力运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者，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⑥虽然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最后被梯也尔反动政府淹没在血泊中，但是公社战士所展现的历史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使命，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⑦

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巴黎公社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创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英勇尝试。她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发展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使全世界人民从梯也尔匪帮的狰狞面目中认清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从公社儿女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进一步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用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把全世界拖入了战争的深渊。这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适时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且用革命武装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看，俄国十月革命是继承了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未竟事业，在一国范围内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朝鲜及东欧许多国家相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不可抗拒的洪流。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1/3，国土面积占世界国土总面积的1/4，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占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在当前国际事务中，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可以和资本主义抗衡的强大力量。上述事实表明，尽管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她也一直处在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封锁和反对中，但仍然发展、壮大起来了，这是任何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活生生的事实。

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说她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必然归宿，代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现在就已经很成熟、已经发展得很完美。在目前，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她的初级阶段，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今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竞争的时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综观人类历史，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更迭，都必然经历曲折、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会出现反复。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从产生到成熟，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封建主义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经历了上千年。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经历了几百年。就拿英、法资产阶

级革命来说吧，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不也是从议会与国王的斗争，到两次内战处死国王后，接着又出现了1660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吗？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开始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建立，其间86年不也是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内战与外战、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吗？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变革尚且要经过如此曲折复杂的斗争和长期的较量，何况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呢？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和成熟，直至强大到足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包括若干发展阶段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如果我们把1917年到本世纪50年代末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形成时期，那么，从本世纪60年代到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已进入了与资本主义制度抗衡的相持阶段。在这一相持阶段中，两种社会制度的抗争是相当激烈的。尤其是当前，西方帝国主义采取和平演变攻势，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凭借其暂时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优势，通过物质的引诱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腐蚀，千方百计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时刻都想把“和平演变”的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变成现实。因此，在相持阶段，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将是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这种现实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这两种制度无论相持多久，最终都会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转化。这个转化的条件，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强大和不断地自我完善。由此可见，一切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对待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上，要有两点论的观点，即既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又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取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⑤

二

巴黎公社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事业。“在这样崭新、伟大和艰难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⑥当前，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进中出现了某些困难和挫折，同时资本主义又出现了某些相对稳定和发展。于是，一切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便乘机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猛烈地进攻。从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到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从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到同年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剧变。一时间，晴朗的天空被极少数得意忘形的人闹得乌烟瘴气，似乎历史的车轮就要按照他们的意志转动了！与此同时，我们队伍中的一些对科学社会主义知之不多或根底不牢的人，也不同程度的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疑虑、困惑、甚至动摇。那么，在现实状况下，社会主义还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要之点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是让事实作出正确的回答吧！

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方面，其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资本主义；二是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方面，其改善程度和公正性远远优于资本主义。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还仅仅实践了41年，然而她却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解放初期，我们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从1953年开始,经过7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到198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3.3倍,平均每年增长9%。我们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中,仅用36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2、300年的历程,其经济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是大大超过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1980年至1985年为例,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国为9.2%,发达国家为2.3%,其中美国为2.1%,日本为4%。在农业方面,我们用全世界1/22的耕地面积,养活了世界1/7的人口,粮食、棉花产量居世界第1位。在工业方面的发展更快。旧中国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80余年间,所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仅124亿元。而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间,靠社会主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1988年工业固定资产已达10641亿元,增长了85倍以上。其中钢、煤、石油、发电量、化纤等均在世界前列。目前,我国不仅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位居世界先进行列。旧中国那种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综合国力已跻身世界第6位,成为世界“大三角”之一。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人民大众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幅度大小,也是体现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重要方面。旧中国4亿5千万同胞,绝大多数不得温饱,普遍营养不良,被西方列强视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40年,我们在人民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文化教育等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上,已经接近、达到、有的甚至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或世界的平均水平。到1988年,全国人均每日摄取热量,已达2602大卡;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9岁,比1949年的34岁提高了1倍多;到1989年,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分别为1949年的17.8倍、39.9倍和5.1倍,累计培养的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37年总和的33倍;全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比1952年增长23.4倍;全国医院床位比1949年增长32.1倍。进入90年代,我国人民已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已充分显示了中国成为亚洲体育强国的实力。世界上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将11亿多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迅速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呢?

有比较就有鉴别。比较,是证明事物优劣的重要方法。只要历史地、全面地、多层次、多侧面地进行比较,就能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结论。

印度和中国同是亚洲两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可比条件相近。印度1947年独立时,在人均资源、自然条件、原有工业基础等方面,都比1949年的中国好。印度人均耕地比中国多,人口比中国少,三面临海,交通发达,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际上普遍认为印度是比较成功的。

然而,40年来的实践结果如何呢?首先,从发展速度上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1963年至1984年间,比印度高2到3个百分点;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在1965年至1984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印度8个百分点。其次,从主要产品的人均产量上比。到1988年,中国的粮食为印度的1.6倍,钢为3倍,煤为3.5倍,发电量为1.8倍;至于主要产品的绝对产量,中国更是遥遥领先。再次,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比。中国已基本解决了11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绝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印度至今仍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状态中,每年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全国有一半人是文盲。如果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及影响等方面看,中国更是明显超过印度,这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造成中、印两国间差距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印度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中国实行的是社会

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可见一斑。

有人用台湾与大陆比较，认为大陆人均收入水平不如台湾，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其实这是一种片面、肤浅的观点。目前台湾的经济单从人均收入上看，是比大陆高一些，但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第一，台湾原来的基础就比大陆好。1933年，台湾人均收入高于大陆3倍；1952年，台湾省的工业人口已占全岛总人口的48%；电力工业已占大陆的1/5。这说明30—50年代初，台湾的经济基础要比大陆的总体水平高得多。第二，国民党从大陆逃台时，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黄金、白银、现钞及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材，仅黄金就有277.4万两，这自然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人材。第三，台湾得到了美国大量的援助。美帝国主义为了对付社会主义中国，把台湾作为它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不沉的航空母舰”，给予了大量经援，使台湾陆续获得200多亿美元，加上侨汇52亿美元，台湾人均得外资1000多美元。第四，台湾是美国军事侵略战争的后勤基地和日本产业转移的基地。在美军侵朝、侵越战争中，台湾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和后勤保障供应地，这进一步刺激了它的经济发展；6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大调整，其加工出口业许多转移到台湾，又促进了它的加工工业大发展。第五，由于有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台湾的军费开支极少，这无疑可以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台湾这一弹丸之地，全岛面积只有大陆面积的约1/279（3万6千平方公里），人口到现在也不足大陆的1/50（2千多万人），它有那样多的外来资金和特殊的环境，其经济发展比起包括大片贫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陆来要高一些，这显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至。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台湾是以加工出口业为主体的“岛屿经济”，具有基础脆弱，对外依赖性很强的致命弱点，这同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陆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还有的人喜欢把中国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简单的类比，从而盲目崇拜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这是一种缺乏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偏见。

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已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相比（姑且不论这种比较是否合理，因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不少），在目前的确有不小差距，但这要历史的、全面的进行具体分析。第一，起点很不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已经历了4个多世纪，如果从1566年首次成功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425年；就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也有351年。而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只有41年的历史，况且社会主义多是在一些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原本就比人家落后200多年，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又不能在旧中国内部产生，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建立。因此，这种原有起点上的差距，不是在短期内所能消除的，只能逐步缩小。第二，环境条件不一样。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环境条件较好。如美国，除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远离欧亚大陆，没有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反而发了战争财。而中国从近代以来，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乱摊子”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而且在战争的创伤还未治愈时，又受到了美帝侵朝战争对我国的威胁，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我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之中，必须以一定的人力、物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颠覆和战争，这无疑又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障碍。第三，发展途径不一样。资本主义是靠残酷剥削、掠夺、奴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血汗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掠夺，还是现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扩张渗透，都是“血与火”的历史。社会主义只能靠本国人民自身的积累，逐步扩大再生产，它不能剥削本国人民，更不能奴役世界人民。第四，两种制度本质不一样。资本主义取代封建

主义仍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尽管它在其发展的几百年中，有了一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和措施，但是其基本矛盾并未消失。以美国为例，进入80年代后经济状况一再下滑，10年内它已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到1988年底，美国的国际债务总额已达5325亿美元，这个数目已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外债的总和。就连美国政府要员也不得不承认，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其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实践中建立和逐步完善。这是一种无先例可循的探索与实验。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失误。这种失误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贻误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机，必然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但是，这种失误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社会主义目前还处在不成熟的初级阶段，还会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定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上述情况表明，只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是纵向比、横向比，还是历史地比、现实地比，社会主义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我们在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时，既把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这种优越性是否已经得到充分发挥区别开来，又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怀疑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都不会丧失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因此，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有认识到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象巴黎公社战士那样“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这样，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一天，就必然会早日到来。

注释：

①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283、263、272页。

⑤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384—385页。

⑦ 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

⑧⑨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